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诗意的岗脚

李熙斌

岗脚是湘南郴州市苏仙区栖风渡镇的一个千年古村。

我原先从未来过岗脚。因为参加“西河乡村振兴”主题采风，与文友同行，前往岗脚古村。岗脚处于西河畔的古渡口，西河水在这绕了一个大弯，河水日积月累冲积成周边几公里的田园。河边就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岗脚。

走进岗脚村时，似乎距离时间很遥远，我无从辨别哪些属于古籍？哪些属于当下？青砖瓦房、小桥流水、李氏公祠、古樟石碑……人类留在土地上方的种种迹象，都把我引向一个久远的年代，极大地兴奋着我的审美情趣。

村里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在古民居前迎接我们。伫立水泥道，倾听工作队员诉说村子的由来：南宋末年李庭芝携子在此，取石动土，兴建庭院，筑建山寨，初始取名高岗寨。李氏宗族生生不息，在这繁衍、兴业，陆续建起幢幢风格相近的古民居。李庭芝安妥了三个儿子，无牵无挂，风尘仆仆，踏上抵抗元军征程。元军围攻扬州时，李庭芝临危受命，始任两淮制置使，后升任为参知政事（副丞相），奉诏守扬州城。他与时任右丞相的文天祥一样，在南宋国破被元军推向断头台时，宁死不屈，殉难时仅57岁。李庭芝成了岗脚村后裔倍感荣耀的先祖。

这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李氏宗祠的英烈纪念馆悬挂着英烈榜，46位烈士的英雄事迹历历在目。李用之烈士是强渡大渡河勇士中的一员。他曾任前方第一医院的院长、红一方面军第四师参谋长，长征途中担任先锋，先后突破敌军的三道封锁线，在马家坝击溃川军十二师，占领安顺场，不幸在掩护先遣部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1岁。

五月的西河畔，柳树垂臂，叶片似纤柔的指尖，搀扶着晶莹的雨水；河岸上有几棵古樟伫立村前，风过处，积雨纷落，满地琶音。临河古民居掩隐在古樟下，古墙飞檐时隐时现，显影着古村的前世今生。庭院、屋檐、门窗，雕龙画凤，镌刻着堂名、题额、楹联……一侧门上端刻有一对太极八卦图，门楣上写着“于古人书无不读，则天下事皆可”为“联语，显示村里的文化内涵和崇尚读书的氛围。门楣飞檐，楼阁窗枋，均以浮雕、木雕、砖雕、镂空雕等镶嵌雕刻而成；八仙、寿星、松木、竹梅、福禄寿喜、戏文故事，甚是热闹。徜徉岗脚古巷，疑是行走于明清旧画。一大群老人，围在村子巷道石桌边或看人下棋，或看人打纸牌，还有一些老人在那些漆色新鲜的体育设施上锻炼，压压腿，伸伸腿，伸伸胳膊。淘气的小男孩，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追逐着，嬉闹着，尽情地玩乐。一棵大樟树，树冠遮天蔽日，洒下一地阴凉。四周未加修剪过的树木，低低地分出枝杈。月季花坛盛开的花朵朵，花蕊细细的、嫩嫩的，香气就从那里飘逸出来，弥漫在四周，直沁人心肺。

站在西河的一侧，映入眼帘的是利用西河的河心岛和废弃砂场修建的岗脚湿地公园，面积5.8万平方米，总投资440.5万元。宽敞的广场竖立几块乡村振兴的宣传栏，仿木纹砌成的数个花池，栽植了桂花、罗汉松等花木。有供村民、游客休憩的石凳、石桌、四角亭、石锁、惜字炉、游客停车场等，设施俱全。村西南面还有一处约30亩的湿地公园，树林里古树参天，针叶、阔叶的皂荚、朴树、樟树、冷杉、潇湘竹等数种，有挂牌被保护的几百年树龄的珍贵树木，鸟雀栖落苍翠树枝上啾唧，婆娑树影倒映在清澈的西河绿水中，几只白鹭扑扇着翅膀，在树林、西河上空翱翔……万炫成队长对我说，他和工作队员于今年3月进驻岗脚村后，7个组的村民自筹加上乡镇拨款共60多万元，拆除危房、杂房、旱厕等2万多平方米，修建灌溉水渠2700多米，栽植百亩桃园树苗，修建通组水泥路几公里。目前还落实了村民承包的油茶树林3000多亩，计划改造榨油房，为游客观赏、体验土法榨油流程。明年规划筹建十亩荷花、百亩油菜观光基地，西河岸边建造数个供游客拍摄、打卡的风景点，烈士、烈属事迹大理石宣传墙，把岗脚村打造成集传播红色文化、古民居人文、风景旅游、农业融合的产业基地。好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宏伟蓝图。

2019年，岗脚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年李庭芝殊死抗元军的故事，在岁月的韩幔后逐渐隐去，千年古村既有古风犹存的醇厚，也有新时代的卓尔不凡。田畴里有农人在弯腰舞锄中忙碌，河堤菜园葱葱，一派生机勃勃……

我在五月的初夏午后离开岗脚，能得一份怀念留在心里，就不枉彼此的一度相逢。



谢枚琼

站在月形山岭上，我的目光在湖山垠里的田野上逡巡。秋天一天比一天深刻，田野里金黄色的成分也一天深过一天，阳光闪烁着一种黄铜质沉甸甸的光芒，等待收割的稻子挨挨挤挤着，一丝微风拂过，让我似乎听得见稻子们愉快的喧哗。稻浪在季节的门槛上一波接一波地翻涌着、舞蹈着，这该是乡村里最为妖娆的时候吧。

隔着偌大一片田垄，石鱼山远远地伫立在我的眼底。身旁自侃为“八零后”的钟老指着介绍道，“这条山好像一条泥鱼，当地人就叫泥鱼山，你看，摇头摆尾的，鱼头就对着育泉盖，好像在喝水，又好像要入水的样子哩。”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土生土长的老人家称山为“条”，这显然不是他们平常口语的习惯。看来，当地人真是把这座山当成一条鱼了。

我顺着老人家的手势，打量着空旷的田野中兀立的石鱼山。

石鱼山位于湘乡市三龙湾村，山并不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涟水东入湘乡，历经石鱼山，山高数十丈，广十里。”山上覆盖着茂密驳杂的林木，遮掩了山头的本来面目，饶是钟老说得绘声绘色，我愣是没瞧出哪是鱼头，哪是鱼身，哪又是鱼尾。倒是或称之为“石鱼屏”，我觉得还真有那么点味道。绵延十里之长的石鱼山，在我眼里分明是一片斑驳的屏风，默立在金色的田野间，向人们展示一道道四季轮替的风景。不过，不管我眼中的石鱼山是否名实相副，谁也无法改变，它在历史上即为湘乡老八景之“石鱼鼓鼙”的不争事实，乃湘乡历史最为悠久的风物。我曾有幸在故纸堆里阅读过清嘉庆年间绘制的一张旧八景图，其中即有“石鱼鼓鼙”，画面上勾勒的石鱼山状如泥鱼，在清凌凌的育泉河边探头探脑，河上一叶扁舟晃晃悠悠，泛起一圈圈的涟漪，山脚边散落着几间草庐，似乎闻得见鸡鸣犬吠。其实，石鱼山以产鱼化石出名，历史早有记载，还是地理文献《水经注》中说：“……山下多元石，色黑而理若云母，凿开一层，辄有鱼形，鳞鳍首尾，宛若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青腥，因以名之。”寥寥几十字，个字中蕴藏了的信息量却的确不少，我想，这才应该是石鱼山之名真正的由来吧。

我沿着育泉河径朝石鱼山走去，说是河，还不如叫小溪更贴切。

野径荒芜，钟老介绍道，早些年时不时有人来山上偷挖鱼化石，这当然是不允许的，不仅国家不允许，就是三龙湾村里人也不答应。听得我频频点头。拾级而上，虽已仲秋，山上树木葱茏蓊郁依然，枝叶间漏下来的阳光在我眼前晃动，山风时不时侧耳而至，让我感觉到神清气爽。我的目光在这片丛生的树林里，一寸一寸移动着，慢慢搜寻。地理文献及考古学者们早以不容置疑的论证告诉了我，就在我的脚下，正隐藏着第三纪的地质年代层位。这让我情不自禁地小心翼翼起来，把自己的步子放轻，再放轻，生怕惊扰到那个久远年代的清梦。

“八零后”的钟老真是热心肠的本地通，而且对鱼化石还颇多了解。他屏声静气地对我说，现在要碰到鱼化石，可得运气好才行。上世纪80年代这里兴起了一股挖采鱼化石的暗流，有人还靠倒卖发了横财。那时，石鱼山附近村民在修房子时都能挖到鱼化石，大多已出手，如今山下很难看到了。见我侧耳听得兴起，他不无得意地说，他当然是看到过鱼化石的，甚至看到过鱼



洞庭野菱江湖气

熊其雨

沟渠多野菱，夏夜生白花；勤人方采摘，此物众人识？

昏睡复醒的夏，知了同布谷鸟一样聒噪得紧。走出宅院深深天井夕照的老宅，禾场外沟汊野塘多且杂散，提一箩篮赤脚下塘，茭瓜、菖蒲、菱角和鸡头米久别重逢，这是属于湘北小镇的姹紫嫣红和盛夏图景。

年少不知菱角恩。华容县熊家门，有一处与山为邻的天然湖泊——沉塌湖。湖边浅草繁茂、荇草肆长，溽暑时的乐趣无非是进山摘果，或是下湖摸蚌、乘船摘菱。太阳隐去，老人划鸭划子船到小汉里，也有年轻好事者搬来圆形桐油木脚盆，光膀子盘坐盆中央，双手当桨、随浪起舞，往大湖深处去。手拿一根今年生发、前端缚钩的月竹枝，往水中一钩一提一带一收，菱角藤下一米来长的细须，就会老老实实在淤泥中析出水面。当然，如果采菱人贪多求全躬身而入，则易被触角发达且吸力极强的根须“带偏”，从而一头猛扎进水中，以至于陷入某种泥沌之中。

7月下旬，采菱摘瓜。这种其貌不扬的植物藤上点缀长叶朵朵，因叶子扁尖且多为菱形，故果实称菱角。菱角，既有墨绿色的多角野菱，也有皮绿肉厚的牛角家菱。野生菱角茎为紫红色，五六月时开白花或黄花，叶浮在水面上，菱角则垂直地生于繁叶之下，成熟时的菱角带柄不易脱落，须用手拿起全株扯长柄，耳边传来“嘎嘣脆”时，方能看见这味“盛夏的果实”。君不见，手触及之处皆是棱角分明的菱角，有二角、三角和四角等之分，旁人却不得不钦佩，这种菱科菱属的一年生草本

化石出土面世的情景。产鱼化石的岩层大都很薄，只有2寸多，石鱼山岩层分许多层面，上下岩层颜色也不一，有黄色、绿色、褐色，“而鱼化石常常只在灰黑色页岩中。”钟老一脸神秘地说：“这不是我讲的，而是来自省里面一个地质专家作出的结论。”我偏头问他：“你真看到过？”钟老来了兴头：“我80岁的人了，还骗你？”他说，他看过别人挖出来的两片化石，一片化石上面的鱼，专家后来考证叫洞庭鳊鱼，那鱼张着嘴巴，只怕是死的时候很痛苦了。很像当地的白条鱼。另一片上面的跟现在的小鲤鱼一样，专家讲那可是不常见的骨唇鱼化石。听说这里还挖出了胭脂鱼化石，之前，一直认为胭脂鱼只在北美洲才有哩，没想到在石鱼山也找到了。他指着山下说，石鱼山一带以前是片湖，所以现在就叫湖山垠，历史上遭遇干旱，河流和湖泊突然干枯，河床见底，鱼大量死亡，后又被降水和泥沙掩埋，数百万年后，石头升的升降的降，有些沉入地下，有些变成了一条山，所以石鱼山附近总能挖到化石。他话匣子一打开，就像那淙淙流水般，我由衷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真是没想到，这一趟寻访石鱼之行，幸运地碰到了如此内行且热心的免费导游。那么，对于是否如钟老所说的，即算遇不见真正的鱼化石，我也不至于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去。

那天，在山上转悠了好一阵子，还真是无缘一睹鱼化石的真容风采，层层叠叠的黑色页岩清晰可见，俯身细察，感觉一股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心里面一定埋藏着不少扑朔迷离的秘密呢！在这里，或许湖边的一丛野草，就会让你遥想几千万年前是一片怎样的远古湖泊景象，让你想象那些在清澈的湖水里游荡的小鱼，多么自由自在，姿态优美。直到今天，在一方方化石上我们还能一睹其活泼泼的生命痕迹。沉默的化石呵，唤醒了人们遥远的记忆。

随意散漫的脚步在山间一路蜿蜒，轻轻叩响一山的静寂，猛一抬头，陡见一古藤依树而生，如两根鱼须竖立，卧南湖，观北斗，欲乘势入海。钟老提示道，“石鱼庙”来到了。顾名思义，庙里供奉了“鱼”神等一众神灵，有联语赞曰“石骨千年显圣，鱼魄万载化龙”。在我粗浅的理解里，大凡人们关于神灵的膜拜，究其实是一种图腾的寄寓。这里本是远古的湖泊地带，大自然千万载的奇妙造化与鬼斧神工，使湖泊消沓，赐予了一片可资人类栖息繁育之地。然事与愿违的是，历史上这一带曾是有名的旱涝灾区，当地有句俗话说道是“有女莫嫁湖山垠，十年水灾九年旱”。其时，“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喜悦，之于湖山垠的老百姓却是一个遥遥的梦。钟老语气里明显带了几分无奈地说，石鱼山前有“锅子山”，后有“簏子山”，你看这鱼还能往哪去呢，往前是自进油锅子，往后也是被关进鱼簏子，进退两难，都是命运不济，除非这石鱼真能飞起来！我看到山中还有一副不知出自于谁手的门联，写的是：石鱼鼓鼙千家富，古迹重光百业兴。我暗揣，这联句不也正是道出了蛰伏在人们心中已久的梦想吗？

原路返回时，碰到三龙湾村新上任不久的龚国威书记，正带了父老乡亲们正在修葺年久失修的育泉河，沙石、水泥、工具在小河边摆开了一个火热的场面。看来，为石鱼山铺筑腾飞之梦的蓝图正在落地。这时，我的视线被一条在小河里畅游的鱼儿牵引，它忽左忽右，忽快忽慢，或钻进河畔摇曳的水草里嬉戏，又或深潜河底好像和我玩起了迷藏，倏地，它的身影箭一般冲向远方，仿佛长出了一双矫健的翅膀，如一只在蓝天白云间振翅翱翔的鸟。

诗新韵

南山，我来迟了

谭仲池



多么美丽的祖国山河
我想去的地方很多
即使是每一天去一个地方
也不可以满足内心的求渴
南山 我来迟了
并非因为你有如梦如幻的云霞
和峰峦的青葱巍峨
而是王震将军当年的一句话
让历史把你写进红色传说

那是1934年12月的一天
山风怒吼搅得满天寒彻
老山界迎来了长征的铁军
头上的红星映红了山壑
脚上的草鞋踏碎了地上的积雪
乡亲的姜汤温暖着战士的心窝
峭壁上的险道变成石梯
荆棘的山路弯曲坎坷
是老乡用马灯的星火
是苗家姑娘动人的山歌
护送红军登上南山之巅
迎来朝日喷薄

阳光洒遍群山峻岭
红旗召唤前进号角
峰峦怀抱百里草原
激情托起碧海壮阔
“这是多么好的草原
待革命胜利后
一定要在这里办一个大牧场”
将军的感叹惊飞大雁白鹤

南泥湾的稻香飘到南山
陕北江南的纺车声唤醒山河
新中国春天百花盛开
青春的岁月浪花闪烁
长沙邵阳的共青团员行动起来
扛着锄头背起被窝
与心中的理想一起飞驰
950名热血青年奋战在绿色山脉
修路 架桥 砌墙
种草 蓄水 护坡
让发电机的电流
点燃崇山峻岭的灯火
种草专家带着期待来了
成群的奶牛驮着希望来了
用蓬勃的姿态在欢呼雀跃

澄净的湖水荡漾着蓝天白云
温柔的月光洒遍每一个角落
竹笛 二胡的歌唱
在抒发播种收获的欢乐
第一个现代化制奶车间
在荒芜的山地上把牧场的形象雕塑
第一瓶白色牛奶滋润心田
古老的南山绽放幸福的花朵
丘岗与花草懂得相爱
岩石与山谷变得柔和
帐篷与牛羊彼此亲热
溪涧与鸟雀学会唱歌

南山 今天我虽然迟了
但相见在最好的时代和岁月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南山草原流淌红色血脉
昨天并不遥远 却又这样近
今朝多么美好 明天壮美雄阔
我的心和你的灵魂在对话
你用露的芬芳 风的絮语告诉我
大地 雪山是永生之神
时光 空气是创造之河
你的春天和秋天把我拥抱
你的晴朗和明澈把我雕琢
让我和你一样变成山海
变成蔚蓝 变成绿波



诗新韵